

吳文英的節令詞

黃坤堯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節令深具民族的色彩，反映民間習尚，源遠流長。自南宋迄今，朝代雖然改換了好幾個，但傳統的節令卻沒有多大的改變。吳文英《夢窗詞》存詞三百四十闕，其中專詠節令或與節令有關的六十二闕，約佔18.2%，這是很高的比例。計有歲旦二闕、元日二闕、人日一闕、試燈夜二闕、上元二闕、元夕四闕、寒食四闕、清明七闕、重午五闕、七夕七闕、中秋五闕、重九十一闕、冬至二闕、仲冬望後一闕、催雪一闕、臘朝一闕、除夜三闕、除夜立春一闕、立春一闕。

在這批作品裏，吳文英所寫的，大抵都與時局無關，只以反映個人的悲歡為主。佳節懷人，感情抑鬱，這是吳文英節令詞的主調。歡愉的日子溜得很快，詞不寫也就過了；但寂寞離亂的日子就不容易打發了。尤其是佳節當前，顧影神傷，更容易勾起絲絲的回憶，而詞讀來自然也特別哀怨感人。我們研究吳文英的節令詞，以藝術表現為主。由於詞中的節日跟現代幾乎一致，讀起來十分親切，對當代的詩詞創作也有參考作用。吳文英的節日詞不一定標明年代，對研究他的生平事蹟可能沒有多大幫助，知之為知之，我們也不擬妄加附會。本文以節日為主，分為新年、元夕、清明、重午、七夕、中秋、重九、冬至、除夜及立春九組，將吳文英的節日詞跟時代習尚、個人身世結合起來，加以考察。吳文英的寫作技巧靈活多變，感覺敏銳，善於把江南獨特的地方色彩和歷史傳說融入作品當中，構成一幅幅精采感人的南宋風俗畫。

一、新年

吳文英新年詞中，計歲旦二闕、元日二闕，都以懷人為主。另人日詞一闕，則賀友人得子之作，跳出懷人窠臼，別開生面。諸詞多反映時尚習俗，但也強調個人的感覺，賞花鬥花，畫雞梅賤，風光如畫，色澤鮮妍。《探芳新·吳中元日承天寺遊人》云：

九街頭。正軟塵潤酥，雪消殘溜。禊賞祇園，花豔雲陰籠畫。層梯峭，空麝散，擁
凌波，綵翠袖。歎年端，連環轉，爛漫遊人如繡。腸斷迴廊佇久。便寫意濺
波，傳愁蹙岫。漸沒飄鴻，空惹閒情春瘦。椒杯香，乾醉醒，怕西窗，人散後。暮
寒深，遲迴處，自攀庭柳。（頁166）¹

1 本文所引吳文英詞據楊鐵夫《夢窗詞全集箋釋》，無錫：民生印書館抱香室本，1936年；香港：龍門書店影本，1973年。個別異文用朱祖謨《夢窗詞集》四校定本及《全宋詞》訂正，不另出注。

《探芳新》是吳文英的自度新腔，由《探芳信》及《探春慢》二調變化而來。這是在蘇州過年的作品。詞中上片先寫街上殘雪，寺園花豔。「層梯」「麝散」，「凌波」「翠袖」，既寫花姿，亦寓麗人。「歎年端連環轉爛漫」八字，聲韻驚歎，表現新年遊人衆多，句句切題。下片專寫個人落寞的處境，突然湧出強烈的盛衰之感。詞又見《鐵網珊瑚》，題作《自度腔高平探芳新賦元日能仁寺薄遊》，²似當作於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元日，吳文英從杭州回到蘇州尋訪愛姬。能仁寺原名承天寺，當日或寓居寺內，故有「暮寒」、「人散」之語。又《浣溪沙·觀吳人歲旦遊承天》云：

千蓋籠花鬥勝春。東風無力掃香塵。盡沿高閣步紅雲。 閒裏暗牽經歲恨，街頭多認舊年人。晚鐘催散又黃昏。(頁124)

上片極寫花事之盛，下片則寫黃昏人散，作意相近。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王士安，春時鬥花，戴插以奇花多者爲勝。皆用千金市名花植於庭苑中，以備春時之鬥也。」³

《塞垣春·丙午歲旦》云：

漏瑟侵瓊管。潤鼓借，烘鑪暖。藏鉤怯冷，畫雞臨曉，鄰語鶯囀。殢綠窗細，呪浮梅淺。換蜜炬，花心短。夢驚回，林鴉起，曲屏春事天遠。 迎路柳絲裙，看爭拜東風，盈灞橋岸。髻落寶釵寒，恨花勝遲燕。漸街簾影轉。還似新年，過郵亭，一相見。南陌又燈火，繡囊塵香淺。(頁54)

此詞作於1246年，詞中灞橋用京師典，吳文英當居於杭州。上片全寫新年景色，由夜到曉，天氣濕冷。詞中藏鉤之戲，畫雞於門，綠窗鶯囀，梅盞浮春等等描寫，都是眼前春景，其實也是回憶情事。可惜短炬夢回，一切都成過去。下片復由曉至夜，柳絲搖曳，東風薰人欲醉。夢窗詞中的「燕」幾乎都是指人，呼之欲出；⁴而詞中「寶釵」、「花勝」等語，遲待燕歸，觸景傷情。郵亭相見是一種奢望，燈火夜闌，繡囊香淺，好夢難圓，自然也無法落實了。詞中的一日其實也就象徵了詞人的一生，由始至終都籠罩於一層黯淡隱秘的夜色當中，只有一瞬的青春最爲熾熱，可惜卻又十分短暫。大抵此詞寫的都是意識的流動，轉接無跡，而背景只有映襯作用。夢窗另有《醉桃源·元日》，極寫靜的感覺，也很出色。

2 《文英新詞稿》頁三，見《夢窗四稿》，張壽鏞《四明叢書》約園刊本，1932年。

3 據丁如明輯校《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97。

4 夏承燾《夢窗詞集後箋》釋《絳都春·燕亡久矣，涼口適見似人》云：「周岸登謂：『燕是妾名』。今案《探芳信》序云：『時方庵至嘉興，索舊燕同載。』知用燕媾事，非真名也。」(《唐宋詞論叢》，香港：中華書局，1973年)

《洞仙歌·方庵春日花勝宴客，爲得離慶，花翁賦詞，俾屬韻末》云：

芳辰良宴，人日春朝並。細縷青絲裹銀餅。更玉犀金綵，沾座分簪，歌圍煖，梅靨桃脣鬥勝。露房花曲折，鶯入新年，添箇宜男小山枕。待枝上，飽東風，結子成陰，藍橋去，還覓瓊漿一飲。料別館，西湖最情濃，爛畫舫月明，醉宮袍錦。
(頁181)

這是一闋人日的作品。李方庵是蘇州倉幕的同僚。孫惟信(1179—1243)，字季蕃，號花翁，開封人；棄官後隱居西湖，歷遊蘇杭，尤工長短句，著《花翁集》。上片祝賀李方庵新年得子，生菜銀餅，春盤奉客。花勝歌席，舉座皆歡。下片專寫方庵，魚水相得。藍橋瓊漿用裴頠《傳奇》中裴航遇雲翹夫人故事，夫婦在藍橋驛相偕仙去。結拍刻意渲染一段濃情，畫舫錦袍，春色爛漫。

二、元夕

吳文英元夕詞八闋。元夕是一歲夜節之首，也是年節結束前的高潮。圓月中天，花燈耀地，十分熱鬧。上元張燈或始於初唐，以後相沿成俗，深受朝野的重視。唐代原有宵禁之令，只有元宵節才解禁，開市燃燈，百姓自由來往。唐玄宗時，元宵節爲三天。宋太祖以天下昇平，擴爲五夜。宋理宗淳祐三年起，改爲上元六夜燈，由十三日起掛燈，直到十八日才收燈。吳文英寫蘇州元夕及燈市之作頗多，加以個人身世之感，自然也很動人。計有《探芳信·丙申歲[1236]》，吳鏡市盛常年。余借宅幽坊，一時名勝遇合，置杯酒接殷勤之歡，甚盛事也。分鏡字韻》、《六醜·壬寅[1241]歲吳門元夕風雨》、《應天長·吳門元夕》、《水龍吟·癸卯元夕》四闋。其他不注明者，或屬杭州之作，例如《燭影搖紅·元夕雨》、《祝英臺近·上元》等。《倦尋芳·上元》云：

海霞倒映，空霧飛香，天市催晚。暮靨宮梅，相對畫樓廉捲。羅襪輕塵花笑語，寶釵爭豔春心眼。亂簫聲，正風柔柳弱，舞肩交燕。念窈窕，東鄰深巷，鏡外歌沈，月上花淺。夢雨離雲，點點漏壺清怨。珠絡香消空念往，紗窗人老羞相見。漸銅壺，閉春陰，曉寒人倦。(頁271)

此詞作年不詳。天市乃旗中四星，主國市聚交易之所，夢窗或指杭州。上片極力鋪排節日的喜慶盛況，景色濃豔。下片寫深巷中相對的寂寞情緒，心境寧靜。過去的歡夢，今夕的離情，心頭點滴，一一都從清漏中展現出來。「珠絡」、「紗窗」兩組意象，揭示團聚無期。結語仍是以銅壺春陰收束元夕的豔景，氣氛淒黯。

《點絳脣·試燈夜初晴》云：

捲盡愁雲，素娥臨夜新梳洗。暗塵不起。酥潤凌波地。顰路重來，彷彿鏡前事。情如水。小樓薰被。春夢笙歌裏。(頁130)

此詞當為晚年臨安之作，主要寫雨後新晴的感覺。上片寫雨過月出，一片清明的世界，心無纖塵。下片轉入回憶情節。小樓春夢，寂寞笙歌，外面的試鏡可能已經不能喚起詞人的興致了。流麗輕倩，去來無跡，自是夢窗傑作。

三、清明

自冬至一百五日，至寒食，習俗禁火三日。寒食第三日為清明，家家折柳插門，上墳祭掃。吳文英寒食詞四闕，清明詞七闕，合共十一闕。其中四闕為間接提及，例如《定風波》云：「煙冷，人家垂柳未清明。」(頁142)《珍珠簾·春日客龜谿，過貴人家，隔牆聞簫鼓聲，疑是按舞，佇立久之》云：「還近綠水清明，歎孤身如燕，將花頻繞。」(頁192)《祝英臺近·春日客龜谿遊廢園》云：「自憐兩鬢清霜，一年寒食，又身在雲山深處。」(頁153)《倦尋芳·錢周糾定夫》云：「寒食相思堤上路，行雲應在孤山畔。」(頁272)《三姝媚》云：「晴蕩漾，禁煙殘照。」又云：「恨逐孤鴻，客又去，清明還到。」(頁273)其他各詞多反映民俗，例如秋千、競渡等，我們都能在夢窗詞中找到歷史的痕跡。又夢窗清明詞多以德清和西湖為背景，其中西湖可能更包含一個動人的戀愛故事，反而蘇州對他幾乎沒有甚麼影響，跟其他節日的感覺頗不相同。

《瑞龍吟·德清清明競渡》云：

大谿面。遙望繡羽衝煙，錦梭飛練。桃花三十六陂，鮫宮睡起，嬌雷乍轉。去如箭。催趁戲旂遊鼓，素瀾雪濺。東風冷濕蛟腥，澹陰送晝，輕霏弄晚。洲上青蘋生處，鬥春不管，懷沙人遠。殘日半開，一川花影零亂。山屏醉顛，連棹東西岸。闌干倒，千紅妝靨，鉛香不斷。傍暝疏簾捲。翠漣縹淨，笙歌未散。簷柳門歸嬾。猶自有玉龍，黃昏吹怨。重雲暗閣，春霖一片。(頁112)

德清在杭州市北。據說競渡起於越王勾踐，大概是訓練水戰。北周宗懌《荆楚歲時記》云：「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為水軍，一自以為水馬。州將及士人悉臨水而觀之。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掩。』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云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矣。」⁵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云：「今江浙間競渡多用春月，疑非招屈之義。考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坐驩州詩云：『誰念招魂節，翻為御魅囚。』王績三月三日賦亦云：『新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則以元巳為招屈之時，其必有所據也。」⁶可見荆楚、東吳、越地各有風習，而夢窗所記德清競渡，則為越地清明民俗留下了

5 北周宗懌《荆楚歲時記》，譚麟譯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2。

6 宋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1984年，卷十九，頁249。

實證，十分難得。詞分三段，首段大谿面乃競渡之地，先寫龍舟裝飾，嬌雷形容鼓聲。次段描寫競渡場面，由早至晚。第三段聲明競渡只是一種鬥春民俗，沒有弔屈之意。繼寫江川花影，「醉顛」原是一種彩色綉帛的名稱，這裏用來形容江上的山色。「千紅妝豔」形容仕女觀看競渡時的盛裝。跟著寫黃昏水靜河飛，笙歌未散，玉龍曲怨，不盡依依之情。末以暗雲春雨作結，倍添淒黯的氣氛。全詞設色鮮妍，鬧中有靜，結構嚴謹，自是夢窗清明詞中最具特色的作品。

《渡江雲三犯·西湖清明》則佈置迷人的邂逅場景。

羞紅顰淺恨，晚風未落，片繡點重茵。舊隄分燕尾，桂棹輕鷗，寶勒倚殘雲。千絲怨碧，漸路入仙塢迷津。腸漫回，隔花時見，背面楚腰身。逡巡。題門惆悵，墮履牽縈，數幽期難準，還始覺，留情綠眼，寬帶因春。明朝事與孤煙冷，做滿湖風雨愁人。山黛暝，塵波澹綠無痕。(頁4)

此詞寫初遇，迷離恂恍，色空如幻。上片桃花漫天，隄岸濃雲。千絲楊柳把人引入仙境，隔花一見，真幻堪疑。下片用題門、墮履的典故暗示兩人親密的關係，引入別後無盡的思念。「明朝」句將詞的感情推上高潮，楊鐵夫云：「兜頭一轉，力重千鈞，所謂空際轉身法。夢窗神力，非他人可及。此等筆法，隨處遇之。必先知此，始許讀夢窗詞。」結句的節奏突然又變得寬緩，令人留不盡之意。結構之妙，真是匪夷所思。陳洵云：「此詞與鶯啼序第二段參看。『漸路入仙塢迷津』，即『潮紅漸招入仙溪』。『題門』『墮履』，與『錦兒偷寄幽素』，是一時事，蓋相遇之始矣。明朝以下，天地變色，於詞為奇幻，於事為不詳，宜其不終也。」⁷案《鶯啼序》首段云：「殘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繡戶。燕來晚、飛入西城，似說春事遲暮。畫船載、清明過卻，晴煙冉冉吳宮樹。念羈情遊蕩，隨風化為輕絮。」(頁199)象徵的運用出神入化，虛實相生。又《掃花遊·西湖寒食》懷人的主題亦近，均可參看。

《風入松》專寫相思濃情，詞云：

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樓前綠暗分攜路，一絲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曉夢啼鶯。西園日日掃林亭。依舊賞新晴。黃蜂頻撲鞦韆索，有當時纖手香凝。惆悵雙鴛不到，幽階一夜苔生。(頁194)

這是吳文英清明詞中的憶姬名作，無懈可擊。陳洵云：「見秋千而思纖手，因蜂撲而念香凝，純是癡望神理。『雙鴛不到』，猶望其到，『一夜苔生』，縱跡全無，則惟日日惆悵而

7 陳洵《海綃說詞》，載《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845。

已。當味其詞意醞釀處，不徒聲容之美。」⁸又《點絳脣》云：「時霎清明，載花不過西園路。」(頁130)《西子妝慢·湖上清明薄遊》云：「燕歸來，問綵繩纖手，而今何許。」(頁156)《三姝媚》云：「曲榭方亭初掃。印蘚跡雙鴛，記穿林窈。」(頁273)諸詞意象相似，作法相近，吳文英一再藉詞抒發內心的抑鬱，而文學和生活也就融為一體了。按秋千原為夷狄習武之戲，唐代以為寒食遊戲。王仁裕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鞦韆，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⁹衣袂飄揚，體態婉轉，長安市民，爭相倣倣。吳文英清明詞中亦多見秋千之戲，大抵宋朝還有這種習俗。

四、重午

吳文英重午詞五闕，以懷人為主，不談時局；與傳統的弔屈寄意無關，亦不見龍舟競渡，技法迥異。《澡蘭香·淮安重午》是集中名作之一，大概作於蘇州倉臺幕僚任內。作者任意變換時空順序，意象跳躍，心情反覆；而詞意纏綿，音節流動，絕望之中又有希望。

盤絲繫腕，巧篆垂簷，玉隱紺紗睡覺。銀鉞露井，綵筆雲窗，往事少年依約。為當時曾寫榴裙，傷心紅綃褪萼。黍夢光陰，漸老汀洲煙蕪。莫唱江南古調，怨抑難招，楚江沈魄。薰風燕乳，暗雨梅黃，午鏡藻蘭簾幙。念秦樓也擬人歸，應剪菖蒲自酌。但悵望一縷新蟾，隨人天角。(頁163)

夢窗出差，在淮安度節，因而想念蘇州的佳人。上片首先想像佳人在家中安睡，然後再追溯少年時過節的歡宴場面；跟著摹寫現實，漸老汀洲，紅綃萼褪，表現強烈的感情落差。下片專寫佳人的相思之情，生涯漂泊，怨抑難招，似以屈原自況。夢窗自知功名無望，頗具反諷意味。「薰風」句寫佳人居及應節習俗。三句辟邪保重，期待歸人。結句佳人遙望新月，海角天涯，一意追隨到底，想像淒美。其實下片雖從佳人方面落筆，主要還是寫一己的癡念，雖遙隔兩地，而情懷如一，心心相扣，十分巧妙。

《隔浦蓮近·泊長橋過重午》云：

榴花依舊照眼。愁褪紅絲腕。夢繞煙江路，汀菰綠，薰風晚。年少驚送遠。吳蠶老，恨緒縈抽繭。旅情懶。扁舟繫處，青帘濁酒須換。一番重午，旋買香蒲浮瓊。新月湖光蕩素練。人散。紅衣香在南岸。(頁99)

此詞作年不詳，大抵也是旅途中的懷人之作。長橋即吳江利往橋，後因建亭而易名垂虹橋。上片「愁褪紅絲腕」喻人事已非，少年的日子遠人而去，吳蠶結繭，徒添無端的離緒。

8 同上注。

9 《開元天寶遺事十種》，頁88。

下片菖蒲泛酒，節日無聊。結句月出人散，銀光皎潔；南岸的荷花盛開，紅衣搖曳。意識流動，想像神奇，撫慰寂寞的旅情，生色不少。不讓《澡蘭香》的「一縷新蟾」專美。

《滿江紅·甲辰歲盤門外寓居過重午》云：

結束蕭仙，嘯梁鬼、依還未滅。荒城外、無聊閒看，野煙一抹。梅子未黃愁夜雨，榴花不見簪秋雪。又重羅、紅字寫香詞，年時節。 簾底事，憑燕說。合歡縷，雙條脫。自香銷紅臂，舊情都別。湘水離魂菰葉怨，揚州無夢銅華闕。倩臥簫、吹裂晚天雲，看新月。(頁22)

甲辰歲即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盤門即吳門，夢窗從杭州回到蘇州訪尋姬人，著意塑成一分荒原的心境。首句應節寫佩戴蕭艾，但鬼魅嘯聚，未能起辟邪作用。次句寫荒城野煙，四望蕭瑟；而「無聊」則更突出個人的失落情懷。三句梅雨及榴花寫天氣及節候，詞人擔心榴花開盡之後，很快又是一片蕭瑟的秋意了；世情多變，心境落拓。四句寫佳節溫馨的回憶。下片條脫即腕釧，紅臂香銷，舊情都成虛幻。三句菰葉用以裹粽，銅華乃鏡子，揚州夢覺，湘水離魂只用來襯托個人的愛情落空，亦與弔屈無關。結句想像出奇，寄意於簫聲引鳳，響遏行雲，而新月破空自然也就帶出了新的希望。

《踏莎行》也是重午憶姬之作。

潤玉籠綃，檀櫻倚扇。繡圈猶帶脂香淺。榴心空疊舞裙紅，艾枝應壓愁鬢亂。
午夢千山，窗陰一箭。香瘢新褪紅絲腕。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
(頁312)

上片兩句想像佳人的肌膚、櫻唇和粉頸，是一幅古雅的仕女圖。「榴心」句對節傷情，暗傷離別。下片往事如煙，連纏臂長命縷的紅絲香瘢也不留痕跡。結句陷入一片風雨聲中，喚起內心潛伏的怨抑，象徵的運用出神入化。王國維《人間詞話》云：「介存謂：夢窗詞之佳者，如『水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極，追尋已遠。』余覽夢窗甲乙丙丁稿中，實無足當此者。有之，其『隔江人在雨聲中，晚風菰葉生秋怨』語乎？」¹⁰又《杏花天·重午》一闕，楊鐵夫亦訂為憶姬之詞。

吳文英重午詞五闕，似乎都不寫屈原事功或寄託時事，只有懷人情緒，突破了傳統重午詩文的習套，而刻劃出一段迷離的愛情故事。夢窗才秀人微，游幕終身，因詞寄意，自然也流露了個人的身世之感。加以江湖煙景、節俗習尚，詞人出入於古典與現實之間，迷離恫恍，曼聲微吟，也就寫下這幾首具有獨特審美意義的重午詞了。

10 《人間詞話》，香港：商務印書館，1961年，頁215。

夢窗重午詞五闋，情調如一，雖視角不同，大抵都跟蘇州的一段戀情有關。楊鐵夫在《藻蘭香》中釋云：「至重午何以憶伎，蓋亦相逢之紀念日也。」聊備一說，未必可靠。諸詞大概都在回憶一段綺旎的少年往事，榴花照眼，紅綃萼褪，總有一位明艷的女子出現在讀者的眼前，然後又慢慢褪色。至於應節景物如艾枝、菖蒲、蕭仙、菰葉等則用來渲染一股神秘幽暗的氣氛，作者無法祓除內心的一股魔障。又諸詞都在刻劃一種旅情和客懷，即使居家也是充滿漂泊之感，未得安頓。詞的結尾多數出現一彎新月，是象徵一位少女，還是一番希望？《踏莎行》以雨聲作結，秋怨方濃，而氣氛就特別低沉了。

五、七夕

吳文英七夕詞七闋。七夕可以說是中國的婦女節，女子望月穿針以乞巧；或以小蜘蛛置盒子內以求巧。民間又盛傳牛郎織女的傳說，其實這都象徵了大家對愛情的憧憬。王仁裕云：「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華清宮遊宴。時宮女輩陳瓜果酒饌列於庭中，求思於牽牛、織女星也。又各捉蜘蛛閉於小合中，至曉開視蛛網稀密，以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間亦效之。」又云：「宮中以錦結成樓殿，高百尺，上可以勝數十人，陳以瓜果酒炙，設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嬪妃各以九孔針、五色線，向月穿之，過者為得巧之候。動清商之曲，宴樂達旦。士民之家皆效之。」¹¹夢窗七夕詞幾乎都不理會天上的世界，主要仍以懷人為主，結構謹嚴，自然也反映了宋代的習俗。《六么令》是集中七夕詞的佳作，將時令習俗及個人身世揉合在一起，悱惻纏綿，音詞淒愴。

露蛩初響，機杼還催織。婺星為情慵懶，佇立明河側。不見津頭艇子，望絕南飛翼。雲梁千尺，塵緣一點，回首西風又陳跡。那知天上計拙，乞巧樓南北。瓜果幾度淒涼，寂寞羅池客。人事迴廊縹緲，誰見金釵擘。今夕何夕，杯殘月墮，但耿銀河漫天碧。（頁96）

這是一闋佳節懷人，充滿孤獨情緒的作品。催織固寫蟲聲，亦寫織女星的出現。婺女又名須女，有四星，似與織女無關；但夢窗《惜秋華·七夕》亦有「銀河萬古秋聲，但望中婺星清潤」之句，（頁223）可見夢窗已屢用來代織女星了；此外，婺女的分野屬吳地，亦可暗喻蘇州。繼寫鵲橋未成，無船可渡；但即使鵲橋搭成，雲梁千尺，一番短聚，轉眼又成陳跡，亦徒添悵惘而已。下片寫天上雙星的困境，但人間南北乞巧，其實也一樣充滿了滄桑。羅池客以柳宗元貶柳州自況，暗喻功名無望。至於愛情則更是縹緲了，迴廊月墮，若有所待。結句空靈澄澈，大抵已化解了一切人間的愁怨。

11 《開元天寶遺事十種》，頁86及98。

《鳳棲梧·甲辰七夕》云：

開過南枝花滿院。新月西樓，相約同針線。高樹數聲蟬送晚。歸家夢向斜陽斷。
夜色銀河情一片。輕帳偷歡，銀燭羅屏怨。陳跡曉風吹霧散。簾鉤空帶蛛絲捲。(頁335)

甲辰年(1244)夢窗在感情上遭遇很大的挫折，振觸無端。此詞起拍南枝滿院，一片花海，人間天上原都有七夕之約，充滿了希望。但隨之「高樹」二句寫歸家夢斷，不禁又湧出失望之情。上片悲歡的對比十分強烈，抽緊感情。下片「情」字點題，銀河夜色，一片奇幻。偷歡怨情都寫回憶，曉風霧散，已成陳跡。結句寫蛛網圓正，本來是一個好的徵兆，但人間團聚似乎卻遙遙無期了。

《惜秋華·七夕前一日送人歸鹽官》為贈友之作，上片刻劃節日氣氛，下片則送友人上任。

數日西風，打秋林棗熟，還催人去。瓜果夜深，斜河擬看星度。匆匆便倒離尊，悵遇合、雲消萍聚。留連。有殘蟬韻晚，時歌金縷。綠水暫如許。奈南牆冷落，竹煙槐雨。此去杜曲，已近紫霄尺五。扁舟夜宿吳江，正水佩、霓裳無數。眉嫵。問別來，解相思否。(頁223)

鹽官乃浙江海寧。上片秋林棗熟，先寫西風節序。跟著即點題寫七夕的前一日，已經準備好瓜果度節，時歌金縷乃勸人珍惜華年，珍惜感情。下片寫綠水蕩漾，平靜無波。南牆寫自己，杜曲則寫對方歸處，紫霄尺五喻接近帝都，南宋當指杭州。吳江夜宿，水佩霓裳，席中的女伎歌舞娛客，可能都成了日後美麗的追憶了。夢窗另有《醉蓬萊·七夕和方南山》，亦為贈友之作，描寫豔情，節日的氣氛較淡。

夢窗《惜秋華·七夕》云：「人間夢隔西風，算天上年華一瞬。相逢，縱相疏，勝卻巫陽無準。」(頁223)巫陽乃古代的筮師，已不能清楚告知人間的重聚之期；天上華年一瞬，總還有見期。詞中不禁流露出一股刻骨銘心的無奈。此外還有《秋蕊香·七夕》(頁132)及《訴衷情·七夕》(頁134)。前者云：「雲雨人間未了。」後者云：「釵頭新約，針眼嬌顰，樓上秋寒。」分別寫出輕情的美，他對人間的情愛總有無限的憧憬。

六、中秋

中秋節是一個很美麗的日子，秋高氣爽，碧海青天，圓月映照，嬌豔欲滴。尤其是在農業社會裏，秋天也是收穫的季節，五穀豐登，人月雙圓，自然更值得大家慶祝了。

吳文英中秋詞五闋。淳祐三年秋，吳文英置家於太湖支流的小鎮瓜涇，離蘇遊杭。由於迭遭家變，愛姬離去；他在瓜涇度節，期望復合。圓月中天，嘗不到團圓的滋味，思潮起伏，心中充滿嘲弄的感覺。《玉漏遲·瓜涇度中秋夕賦》云：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雁邊風訊小，飛瓊望杳，碧雲先晚。露冷闌干，定怯藕絲冰腕。淨洗浮空片玉，勝花影、春燈相亂。秦鏡滿。素娥未肯，分秋一半。每圓處即良宵，甚此夕偏饒，對歌臨怨。萬里嬋娟，幾許霧屏雲幔。孤兔淒涼照水，曉風起、銀河西轉。摩淚眼。瑤臺夢回人遠。(頁206)

這是一首望月懷人的詞。月中有人，人中有月，相互緊扣，結構嚴密，參透了文章作法。上片的雁訊是秋訊，也是佳人的消息，可惜杳冥難覓。「藕絲冰腕」形容玉腕，乃想像佳人倚闌望月之情。「怯」字寫出了涼意，感覺細膩。跟著月出了，中秋的彩燈與月色相互輝映。「素娥」句寫圓月不肯分出一半的秋光，暗示佳人的決絕；此句包含無限怨情，振起全篇。下片專寫離怨。而明月也漸漸被雲霧遮蔽了。「孤兔」句自喻，寫詞人臨流望月，銀河曉風，一夜無眠。瑤臺月冷，魂夢淒清。楊鐵夫訂為1244年作，則同一年即有兩闋中秋詞了，意犯重複，似以分屬兩年為是。《尾犯·甲辰中秋》云：

紺海掣微雲，金井暮涼，梧韻風急。何處樓高，想清光先得。江汜冷、冰綃乍洗，素娥忺、菱花再拭。影留人去，忍向夜深，簾戶照陳跡。竹房苔徑小，對日暮，數盡煙碧。露蓼香涇，記年時相識。二十五、聲聲秋點，夢不認、屏山路窄。醉魂幽颺，滿地桂陰無人惜。(頁291)

此詞作於1244年。上片先寫天色，氣氛淒涼。「高樓」清光，暗示佳人別戀。「江汜」指水邊，「忺」解牽掛；「菱花」即鏡，「冰綃」即絲巾，都用來形容明亮的月色。「影留人去」一句點題，說出了作意。下片「竹房」「煙碧」，暮景迷離，回想初遇時的溫馨往事，已成陳跡。「醉魂幽颺」句十分傳神，寫心靈無根的漂泊，儘在不相屬的時空裏悠蕩。「桂陰」亦指月色，自然也無心欣賞了。夢窗詞情景交融，感覺敏銳，往往都有很好的表現。

又《永遇樂·乙巳中秋風雨》結拍云：「問深宮，姮娥正在，妒雲第幾。」(頁211)詞作於1245年，風雨漫天，姮人未歸，借題發揮，自有更強烈的象徵意義了。吳文英一連三年都有中秋詞，感情陷溺，難以自拔。

《新雁過妝樓·中秋後一夕，李方庵月庭延客，命小妓過新水令，坐間賦詞》云：

閨苑高寒。金樞動，冰宮桂樹年年。剪秋一半，難破萬戶連環。織錦相思樓影下，鈿釵暗約小簾間。共無眠。素娥慣得，西墜闌干。誰知壺中自樂，正碎圍夜玉，淺鬥嬋娟。雁風自勁，雲氣不上涼天。紅牙潤沾素手，聽一曲清歌雙霧鬢。徐郎老，恨斷腸聲在，離鏡孤鸞。(頁288)

此詞大抵作於蘇州，李方庵是倉幕同僚，交誼甚篤。吳文英月夜聽歌，百感交纏。將中秋的氣氛寫得十分出色。上片以月色為主。閨苑冰宮，圓月高懸，「金樞動」喻天體的運行，變動不居。「剪秋一半」點出節序到了中秋，家家共慶團圓。「相思」、「暗約」，既是人間的

遐想，也是人月的幽情；表現詞人特有的想像專利。「共無眠」喻珍惜眼前的月色，不好輕易放過。下片寫歌聲。「壺中」指樓，即題中的月庭，乃賞月之地。「雁風」即秋風，天空沒有雲氣，歌聲也可以上達月宮。「素手」、「霧鬢」，寫歌妓的形相和妝扮。徐郎即徐德言，朱祖謨《夢窗詞集小箋》云：「按《武林舊事》官本雜劇段數有樂昌分鏡。《猗覺寮雜記》云：『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李方庵命妓所歌，即此。故詞云『徐郎老』，又云『離鏡孤鸞』也。」¹²吳文英很巧妙地在結拍中借用典故引入個人的家變故事，情韻動人。

吳文英詞的技巧特別值得注意，有時很普通的題材，不見得有深刻的感情，但只要表達得宜，也可以寫成一闋骨肉勻稱的作品。《思佳客·閏中秋》云：

丹桂花開第二番。東籬展卻宴期寬。人間寶鏡離仍合，海上仙槎去復還。分不盡，半涼天。可憐閒賸此嬋娟。素娥未隔三秋夢，贏得今宵又倚闌。（頁315）

《思佳客》是《鷓鴣天》的別名。閏中秋一生中難得遇上幾次，朱祖謨原據《宋史》訂為寧宗嘉定十七年甲申（1224）。¹³其後夏承燾《吳夢窗繫年》據《二十史朔閏表》及朱存理《鐵網珊瑚》載夢窗手寫詞稿十六闋，一併訂作癸卯年（1243）閏八月作，比較合理。¹⁴此詞開頭寫丹桂花的「第二番」、「展期寬」等都是切合題旨閏中秋說的。其後「寶鏡」、「仙槎」兩句專寫月亮去而復來，中秋轉眼重回人間。下片說秋天悠悠無盡，月亮孤獨地守在天上，有點可憐。結拍說不必再等三秋之久即可與素娥倚闌重聚，仍是緊扣題意。

此詞音調流暢，沒有太重的感情負擔，反而還有點輕快的感覺，這在夢窗詞中比較少見。甲辰姬去之後，夢窗惘然若失，幾乎都是淒苦之音。見月生怨，未必再有這種閒情了。

吳文英中秋詞中似乎還有一個「分半」情結。例如：「剪秋一半，難破萬戶連環。」（《新雁過妝樓》）「分不盡，半涼天。」（《思佳客》）「素娥未肯，分秋一半。」（《玉漏遲》）中秋的日子剛是秋天過半，吳文英詞中多次引入「分半」的意念，卻有不同的感覺。以上三詞隨著心境由樂轉悲，由連環而決絕，富於變化。

七、重九

吳文英重九詞十一闋，這是夢窗節日詞中寫得最多的一組作品。大抵都是與友人登高唱和之作。重九不限於九日，八日、十日都可以登高或泛舟，生活面較廣，多姿多彩。《聲聲慢·陪幕中餞孫無懷於郭希道池亭，閏重九前一日》云：

12 《彊村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頁1072。

13 同上注。

14 《吳夢窗繫年》，《唐宋詞人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466。

檀欒金碧，婀娜蓬萊，游雲不蘸芳洲。露柳霜蓮，十分點綴成秋。新彎畫眉未穩，似含羞低護牆頭。愁送遠，駐西臺車馬，共惜臨流。知道池亭多宴，掩庭花長是，驚落秦謳。膩粉闌干，猶聞凭袖香留。輸他翠漣拍甃，瞰新妝，時浸明眸。簾半捲，帶黃花，人在小樓。(頁258)

此詞寫於宋理宗紹定五年壬辰(1232)，吳文英初入蘇州倉臺幕僚之作。郭希道池亭即清華池館。檀欒指竹，婀娜指柳，寫園林芳洲，金碧濃麗；蘸即浸濕，秋高氣爽，不沾雲氣；兩句一密一疏，自然調協。跟著描摹秋深，「十分點綴成秋」表現出濃厚的閨月風光。新月臨流，也就點出西臺送行的主題。下片徵歌逐色。甃為井壁，寫佳人新妝明豔，雙眸清澈。黃花人瘦，黯然銷魂，小樓凝望，呼之欲出矣。此詞字面麗密，得靠「共惜」、「知道」、「輸他」等虛字行氣，形成了典型的夢窗詞風。

吳文英重九詞中提到的友人有朔翁、沈時齋、吳見山等。大抵登高臨水之外，亦多寫宴飲歌舞的場面，顯得比較歡快。例如《江神子·十日荷塘小隱賞桂，呈朔翁》云：「重陽還是隔年期。蝶相思。客情知。吳水吳煙，愁裏更多詩。」(頁187)案劉震孫字長卿，號朔齋，或即夢窗詞中的朔翁；據詞意亦當作於蘇州。又據《霜花映·重陽前一日汎石湖》，石湖在平江盤門西南十里，此詞或作於淳祐四年甲辰。當年重午、七夕、中秋都在蘇州渡過，由於愛情落空，佳節當前，自然感懷略多了。又《聲聲慢·和沈時齋八日登高韻》一闕寫作時地不詳。

吳見山資料不詳。夢窗詞中有唱和六闕，其中五闕還是和韻。可見吳見山也是填詞能手，而二人交誼亦深。吳文英與吳見山唱和之作或在蘇州，或在越州。《水龍吟·用見山韻餞別》上片「宦情歸興」句點出作意(頁35)，下片寫他由蘇入杭，生涯漂泊，似乎連命運都有些相近了。吳文英寫給吳見山的重九詞兩闕。《浪淘沙·九日從吳見山覓酒》云：

山遠翠微長。高處淒涼。菊花清瘦杜秋娘。淨洗綠杯牽露井，聊薦幽香。烏帽壓吳霜。風力偏狂。一年佳節過西廂。秋色雁聲愁幾許，都在斜陽。(頁312)

上片寫節日秋色。「菊花」句有擬人作用，露井薦菊，益覺幽香。楊鐵夫箋云：「所薦者水，無酒可知。為覓字伏根。」亦可悟詞人鍊字之法，照應題意。下片「吳霜」或指蘇州，或指白髮，但跟「風力偏狂」連用，那就只有象徵宦途險惡了。西廂乃覓酒飲宴之地，雁聲斜陽則渲染深秋淒美的氣氛。

又《蝶戀花·九日和吳見山韻》云：

明月枝頭香滿路。幾日西風，落盡花如雨。倒照秦眉天鏡古。秋明白鷺雙飛處。自摘霜蔥宜薦俎。可惜重陽，不把黃花與。帽墮笑憑纖手取。清歌莫送秋聲去。(頁121)

這也是佳節酬酢之詞。起句意境淒美，西風花雨，秋意瑟瑟。秦眉乃秦望山，天鏡乃鏡湖，都在紹興。下片自薦霜蔥，黃花無人可贈，暗示佳人不在。帽墮用孟嘉落帽的故事，秋色易醉，心情落寞，但纖手拾取，也就充滿美麗的遐想了。歌妓陪宴，珍重清歌。

《惜秋華·八日飛翼樓登高》云：

思渺西風，悵行蹤、浪逐南飛高雁。怯上翠微，危樓更堪憑晚。蓬萊對起幽雲，澹野色、山容愁捲。清淺。瞰滄波、靜銜秋痕一線。十載寄吳苑。慣東籬深把，露黃偷剪。移暮影，照越鏡，意銷香斷。秋娥賦得閒情，傍翠尊、小眉初展。深勸。待明朝、醉巾重岸。(頁221)

飛翼樓乃越州范蠡故址。飛翼樓高十五丈，象徵鎮壓強鄰吳國。此詞上片摹寫秋景。西風南雁，眼前即興。危樓翠微，登高所見。蓬萊閣在臥龍山上紹興郡治後廳，雲中對起，與山容野色融成一片。跟著俯瞰滄江，橫臥著一線清淺的秋痕，生動傳神。吳文英詞遠近深淺，佈局精巧，富於層次感；加上幾個感性的詞組如「悵行蹤」、「怯上」、「愁捲」、「靜銜」等穿插其間，也就把秋色渲染得如癡如醉了。下片抒情。首先回憶十年來的蘇州生活。「露黃」即黃花，象徵佳人相伴。「暮影」「越鏡」，則把鏡頭挪移到眼前的鏡湖山色，「意銷香斷」，都成虛妄。「秋娥」句黃昏月出，象徵生活的希望，乃夢窗詞的慣用筆法。「岸」即岸幘，預留酒約，照應题目的八日。

吳文英重九詞中寫愛情的題材不多，可能受節日的色彩所限。有時回憶拂之不去，人天愛恨，難以消弭。吳文英重九詞中的名作，自然也不能完全擺脫愛情的陰影了。《霜葉飛·重九》云：

斷煙離緒。關心事，斜陽紅隱霜樹。半壺秋水薦黃花，香噴西風雨。縱玉勒輕飛迅羽。淒涼誰弔荒臺古。記醉蹋南屏，綵扇咽寒蟬，倦夢不知蠻素。聊對舊節傳杯，塵牋蠹管，斷闋經歲慵賦。小蟾斜影轉東籬，夜冷殘蛩語。早白髮緣愁萬縷。驚飄從捲烏紗去。漫細將，茱萸看，但約明年，翠微高處。(頁8)

吳梅云：「此詞疑在蘇州作，『淒涼』句可證也。」¹⁵其實此句暗用宋武帝九日登彭城項羽戲馬臺故事，表現節日的歷史意義，不一定寫實。當日吳文英並未登高。上片「斷煙離緒」起句即囊括全詞氣氛。斜陽霜樹，秋水黃花，鋪寫出燦爛的秋色。「薦」，借也；「噴」，噴也；這兩個動詞新穎奇險。「縱玉勒輕飛迅羽」句設想策馬飛馳的快意，連下「荒臺」成句，似乎有不必弔古之意。南屏山在西湖；又樊素善歌，小蠻善舞，都是白居易的歌伎；借典

15 《匯校夢窗詞札記》，《文學遺產增刊》第14輯，1982年，頁340。

只表示淒美的回憶。下片表現孤悽慵懶的感覺，層層渲染。小蟾月出，白髮飄蕭；烏紗用孟嘉落帽的故事，當然也暗示對仕途的絕望。結句豁達，故留後約，其實也十分無奈。

《瑞鶴仙·丙午重九》云：

亂紅生古嶠。記舊游惟怕，秋光不早。人生斷腸草。歎如今搖落，暗驚懷抱。誰臨晚眺。吹臺高霜歌縹緲。想西風此處留情，肯著故人衰帽。聞道。萸香西市，酒熟東鄰，浣花人老。金鞭驟裏。追吟賦，倩年少。想重來新雁，傷心湖上，消滅紅深翠窈。小樓寒睡起無聊，半簾晚照。(頁13)

此詞作於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當為晚年重回杭州之作。上片「亂紅生古嶠」造境奇麗，山銳而高曰「嶠」，繁花亂堆，充滿離亂情緒，其實也象徵心境。吹臺乃汴城列仙吹臺，借典想像，仙意翩翩。而西風留情，故人衰帽，洋溢著很多懷舊情緒。下片回憶盛日的渡節情事，萸香酒熟，金鞭策馬，足以映照眼前的傷心無聊。新雁重來自喻，紅深翠窈，一切皆非。末句黃昏臨近，韶華可惜，愈覺驚心動魄。又《采桑子慢·九日》下片云：「走馬斷橋，玉臺妝榭，羅帕香遺。歎人老，長安鏡外，愁換秋衣。醉把茱萸，細看清淚濕芳枝。重陽重處，寒花怨蝶，新月東籬。」(頁351)斷橋、長安，似乎都以杭京為背景。

八、冬至

冬至一陽生，號為亞歲；陰氣已盡，陽氣方生。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僚稱賀，其儀僅亞於歲朝。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云：「十一月冬至。京師最重此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¹⁶吳自牧《夢梁錄》云：「十一月仲冬，正當小雪、大雪氣候。大抵杭都風俗，舉行典禮，四方則之為師，最是冬至歲節，士庶所重，如餽送節儀，及舉盃相慶，祭享宗禋，加於常節，士庶所重。如晨雞之際，太史觀雲氣以卜休祥，一陽後日晷漸長，比孟月則添一線之功。杜甫詩曰：『愁日愁隨一線長』，正謂此也。此日宰臣以下，行朝賀禮。士夫庶人，互相為慶。太廟行薦黍之典，朝廷命宰執祀於圜丘。官放公私餽金三日。車駕詣攢宮朝享。」¹⁷宋朝兩京對冬節的重視，可見一斑。夢窗冬至詞兩闕，渴望家庭團聚。

《喜遷鶯·甲辰冬至寓越，兒輩尚留瓜涇蕭寺》云：

冬分人別。渡倦客，晚潮傷頭俱雪。雁影秋空，蝶情春蕩，幾處路窮車絕。把酒共溫寒夜，倚繡添慵時節。又底事，對愁雲江國，離心還折。吳越。重會面，點

16 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鄧之誠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34。

17 宋吳自牧《夢梁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48。

檢舊吟，同看鏡花結。兒女相思，年華輕送，鄰戶斷簫聲咽。待移杖藜雪後，猶怯蓬萊寒闊。最起晚，任鴉林催曉，梅窗沈月。(頁249)

此詞作於1244年，吳文英到了越州，家庭離散，因有「路窮車絕」之感。詞人的白髮就像晚潮染雪，景況蕭條。「把酒共溫寒夜」只是佳節的溫馨回憶，主要映襯眼前的孤寂感覺。下片吳越相隔，點出地方。鄰戶飄過的簫聲更喚起沈重的離緒。蓬萊閣在越州，夢窗希望雪後杖藜往訪；杜甫《冬至》詩云：「杖藜雪後臨丹壑。」¹⁸夢窗用典以應冬節，但「怯」字則點出絕望之情。沈鬱頓挫，哀音自苦。《西江月·丙午冬至》下片云：「帽壓半簷朝雪，鏡開千靨春霞。小帘沽酒看梅花。夢到林逋山下。」(頁339)詞作於1246年，吳文英住在杭州。詞中「鏡開」即指西湖。想像梅花盛放，在隆冬中綻放出希望。可能只是反諷筆法。

吳文英另有冬詞兩闕，乃冬至前後之作。《無悶·催雪》云：

霓節飛瓊，鸞駕弄玉，杳隔平雲弱水。倩晴鶴傳書，衛姨呼起。莫待粉河凝曉，趁夜月瑤笙飛環佩。正蹇驢吟影，茶煙灶冷，酒亭門閉。歌麗。汎碧蟻。放繡簾半鉤，寶臺臨砌。要須借東君，灞陵春意。曉夢先迷楚蝶，早風戾重寒侵羅被。還怕掩深院，梨花又作，故人清淚。(頁179)

「飛瓊」、「弄玉」，都是雪色。「霓節」、「鸞駕」，則是隆重的迎雪場面。上片主要描寫周圍淒冷的環境，白鶴形容雪飛，衛姨則是北風勁吹，期待雖久，可惜一切總歸沈寂。下片全用想像，東君借力，飛雪傳情，似屬象徵意境。結拍「怕掩深院」、「故人清淚」，明顯是暗喻別後重逢，倍見相愛相憐之意。詞題「催雪」，可能也就是催歸了。又《浣溪沙·仲冬望後出迓履翁，舟中即興》下片云：「石瘦谿根船宿處，月斜梅影曉寒中。玉人無力倚東風。」(頁122)摹寫冬景，迎接吳潛來訪，「玉人無力」或有婉謝邀請入幕之意，可能也是試探語氣。楊鐵夫訂為1249年吳潛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時的作品。

九、除夜及立春

自冬至後戌日，數至第三戌，便是臘日；惟通常則指十二月初八日為臘日。吳文英《柳梢青·與龜翁登研意觀雪，懷癸卯歲臘朝斷橋並馬之遊》云：「流水凝酥，征衫沾淚，都是離痕。」(頁297)石龜是翁逢龍，或夢窗兄；詞中回憶癸卯年臘朝西湖斷橋之遊，而寓意姬之意。又《解語花·立春風雨中餞處靜》，處靜為翁元龍，或夢窗弟。此組作品多寫家人團聚，因詞寄意。《思佳客·癸卯除夜》云：

18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1823。

自唱新詞送歲華。鬢絲添得老生涯。十年舊夢無尋處，幾度新春不在家。衣懶換，酒難除。可憐此夕看梅花。隔年昨夜青燈在，無限妝樓盡醉譁。(頁324)

1243年，吳文英在杭州度歲，而家人則留在蘇州。詞中「十年」兩句，回憶蘇州十年的幕府生活，很多時因公出差，難得在家過節，皆指實情。客中守歲，相對於家中兒女燈前的溫馨場面，自然是有些感傷了。《花犯·謝黃復菴除夜寄古梅枝》寓意於物，寫出了一股淒冷的氣氛。又《喜遷鶯·福山蕭寺歲除》云：

江亭年暮。趁飛雁，又聽數聲柔櫓。藍尾杯單，膠牙錫澹，重省舊時羈旅。雪舞野梅籬落，寒擁漁家門戶。晚風峭，作初番花訊，春還知否。何處。圍豔冶紅燭畫堂，博簪良宵午。誰念行人，愁先芳草，輕送年華如羽。自剔短檠不睡，空索綵桃新句。便歸好，料鵝黃，已染西池千縷。(頁248)

此詞亦是旅途作品，上文所謂「幾度新春不在家」，大抵亦在倉幕。福山在常熟縣西北，起拍即有歸意。詞中藍尾酒及膠牙錫皆歲盞春盤的賀節之物，一一鉤起詞人的回憶。跟著寫眼前歲除晚景，頗覺荒涼之感。下片以熱鬧的紅燭畫堂襯托行人的孤寂無眠，節日徒然使人難堪。末以想像歸家作結，鵝黃千縷，春意盎然，也是詞人夢中唯一的希望。

《祝英臺近·除夜立春》云：

剪紅情，裁綠意。花信上釵股。殘日東風，不放歲華去。有人添燭西窗，不眠侵曉，笑聲轉、新年鶯語。舊尊俎。玉纖曾擘黃柑，柔香繫幽素。歸夢湖邊，還迷鏡中路。可憐千點吳霜，寒消不盡，又相對、落梅如雨。(頁155)

立春通常都在陽曆二月四日，夢窗所指除夜立春同日大抵在宋理宗寶祐五年丁巳(1258)。此詞亦是鬧中取靜的慣用寫法，上片寫春天的來臨，但舊年未過，十分切題。下片是回憶和迷惘，西湖的邂逅都成陳跡。再加上吳霜斑鬢，歲月無情，自以哀傷為主調了。

十、結論

在上文將吳文英的節日詞分為九組，不同的節日各具姿彩，各有特色，也就點綴成一幅幅濃麗的南宋歷史風俗畫了。例如夢窗新年多去承天寺賞花，元夕則在蘇州觀燈；清明多寫客途感受，德清則有越俗的競渡盛況。至於西湖清明更是一段刻骨銘心的邂逅故事，吳文英不斷反覆鑄鍊美人的倩影，癡望神理。重午和七夕，描寫習俗，十分細緻，同時也充滿了懷舊的主調，寄託怨情。中秋雖然渴望人月同圓，但詞人面對的卻是分離的焦灼。重九偕友登高，秋心渺渺；酒酣歌舞，樂趣亦多。冬至詞往往表現寂寞孤絕的感覺。而除夕則感於漂泊，很少在家中守歲。至於立春也多感於歲月的飛逝，倍添迷惘之情。吳文英無論在融化題材、摹寫氣氛等方面，都表現出一流的水準，絕非無病呻吟、普通應酬之作。吳文英詞的結構組織嚴密，前後照應；融情於景，象徵的運用出神入化。在吳文英的

節日詞中，由於受了周圍環境氣氛的影響，團圓的渴求十分強烈。但現實生活則是孤淒嚴酷，勞燕分飛的殘局；佳節當前，詞人所能擁有的只是一些渺茫的希望而已。所以夢窗詞中感情複雜，悲歡的落差很大。因夢寄意，因景生情，疑真疑幻，搖曳空靈，自然也給作者很多的表現機會了。

在吳文英的節日詞中，他注明創作時間的只有十多闕，其他都很難考證，只適作一般的欣賞。按時空分類，大抵早年多寫德清的清明詞，蘇州的新年詞、元夕詞、重九詞。1243、1244年間，吳文英遭遇家變，精神大受打擊，所以在重午詞、七夕詞、中秋詞中都寄託了強烈的懷人情緒。1246年，他住在杭州，所寫歲旦詞、重九詞、冬至詞等都以傷心為主調。晚年以西湖的清明詞及越州的冬至詞最為感人，作者很多回憶中的畫面都富於象徵意義，增添感性的色彩。

節日每年來臨一次，周而復始，隨著大地循環，最有規律。吳文英每組節日詞都是不同年代的作品，但每組節日詞似乎又有著重複共同的地方，例如重午、七夕、中秋、重九幾組，放在一起讀自然都會覺得有些相似。這可能是節日的傳說和習俗雖然各有特色，但能運用的典故有限；加以情節的安排、象徵的運用，在一定的篇幅中表現出來，難免會有雷同之處了。例如結尾的黃昏月出往往就是吳文英詞中最慣用的表現手法，惋惜良辰美景一天將盡，也是生生不息的期望。吳文英的生活圈子十分狹窄，他的詞寫不出時代的氣派，也沒有反映社會現象，當然這絕不是詞人的罪過。但宋朝亡國在即，末日氣氛空前瀰漫，他躲在愛情的假象背後，花月添愁。無意中把生活和藝術融入江南古老的傳說當中，創建出一個獨特的時空架構，他的詞也就形成了新的傳統。詞境哀怨，煙水迷離。在最無能為力的年代裏，傳達出豐富複雜的美學訊息。夢窗詞能在清末民初的詞壇中綻放異采，領袖一代，除了語豔情濃、結構嚴密、騰天潛淵、技巧多變之外，其實最突出的還是他感人的藝術魅力了。我們在夢窗的節日詞中最容易捉摸的就是他的感覺世界，體會南宋末年的風俗情懷。

吳文英的情詞最為觸目，感情的題材在吳詞中十分突出，這在節日詞中也可以清楚的表現出來。夏承燾《吳夢窗繫年》曾經歸納出若干規律云：「夢窗似不止一妾，其另一人殆娶於杭州……集中懷人諸作，其時夏秋，其地蘇州者，殆皆懷蘇州遺妾；其時春，其地杭者，則悼杭州亡妾。」¹⁹楊鐵夫《吳夢窗事蹟考》則進一步分析說：「至夢窗一生豔跡，一去姬，一故妾，一楚伎。」²⁰佳節懷人，各有所思，千篇如一，這自然不符合創作的藝術

19 《吳夢窗繫年》，頁469。

20 《夢窗詞全集箋釋》，頁375。

要求了。生命複雜多變，思想感情自然也流動搖曳了。夏氏所說夏秋思念遣妾，清明悼杭妾，則吳文英的感情生活漂泊無根，而文藝創作也未免淪於機械和失之簡單了。在節日詞中，吳文英反映家變，渴望團聚。有時在節日詞中加插綺旎溫馨的場景，回憶浪漫年輕的日子，其實都只有藝術上的象徵意義。詞人的心靈寄託，我們不能刻意求實。創作必然介於虛實之間，虛則實之，實則虛之，人所共知。劉永濟《微睇室說詞》云：「皆於清明寒食之時，作傷春悼舊之語，合觀之，似即西湖清明所遇之人。如認為夢窗與杭妓初遇之時，尚以為是小家碧玉，不知其為娼家女，故有『幽期難準』之句，亦非不可通。惟此女似未成娶便歿者，觀《鶯啼序》用錦兒事，《永遇樂·過李氏晚妝閣》用裴敬中、崔徽事可證。夏君謂為『亡妾』，尚待考。夏君又引周岸登說，謂『夢窗少年又曾戀一杭女而死於水』，則失之遠矣。唐、宋文人常有納妾之事，或成或否，皆形之吟詠，自是當時陋習，夢窗亦未能免。但觀其用情尚真，與玩弄女性之豪門富室不可同日而語。」²¹劉氏言之鑿鑿，所論迂腐可怪，失之坐實，缺乏空靈的藝術氣氛了。如果只憑幾闕小詞用情尚真，即可肆意玩弄女性；甚至還推論夢窗詞中那位女子是小家碧玉，不是娼家女。這只能說是考據家一廂情願的想像，實在亦不必為夢窗砌辭了。作品虛實之機，只能意會。節日寄情，只是一時寫意之作，或固作誇大感人之語而已。文學只宜欣賞，不能溺於考證，否則煮鶴焚琴，天地失色。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21 劉永濟《微睇室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63。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Wu Wenying's *Ci* Poetry of Festivals

(A Summary)

Wong Kuan-io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Wu Wenying's 吳文英 *ci* 詞 poetry of festivals. The *ci* poems under discussion are divided into nine categories, viz. the New Year Festival, Lantern Festival, Qingming 清明 Festival, Dragon Boat Festival, Double Seventh Festival, Mid-Autumn Festival, Chongyang 重陽 (Double Ninth) Festival, Winter Solstice, and the New Year Eve and the Lichun 立春 (Beginning of Spring). These *ci* poems are then analys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ustoms of the Southern Song 南宋 and Wu's own life experience. A perceptive poet, Wu frequently changed his style of writing. He blended local colour and legend in his works, which resulted in pieces of affective genre of the Southern So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